



CHINESE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NEW CENTURY
Anthology Of Leading Theory

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
前沿理论选集
〔下〕

主编 陈亚平 刘悦笛 宋仕勇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CHINESE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NEW CENTURY
Anthology Of Leading Theory

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
前沿理论选集
〔下〕

主编 陈亚平 刘悦笛 宋仕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前沿理论选集：全 2 册 /
陈亚平，刘悦笛，宋仕勇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2015.1

ISBN 978-7-227-05952-3

I. ①中… II. ①陈… ②刘… ③宋… III. ①社会科
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7928 号

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
前沿理论选集（全 2 册）

陈亚平 刘悦笛
宋仕勇 主 编

责任编辑 同金萍

装帧设计 圣立文化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6792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3.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952-3/C·148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新宗教学

宗教伦理哲学

458 中国传统善学的生成机制研究 / 宋仕勇

佛教哲学

474 佛教信仰简论 / 周贵华

新美学

文艺美学

486 “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 / 王一川

后实践美学

507 实践美学是抬高实践与贬低自由的美学 / 杨春时

否定主义美学

523 中国当代美学：穿越实践论美学的三个问题 / 吴炫

身体美学

539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美学 / 陶东风

比较美学

559 比较美学：中国与世界 / 张法

生命美学

569 中国生命美学的形成及其贡献 / 潘知常

现象学美学

586 文学的“主体间性” / 金元浦

生活美学

608 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美学的当代课题 / 潘璠

女性主义美学

617 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现代艺术的处境再思孔子乐教的智慧 / 文洁华

艺术现象学

635 现象学与现代艺术的互动关系 / 高宣扬

新先锋文化批评

先锋文化批评

672 中国的文化战略需要新的“改革开放” / 朱大可

后文学

后文学

682 后文学时代：文学等级秩序的崩溃与文学经典主义的消退 / 王健

后形式诗学

694 互文性与符号性并置交叠 / 陈仲义

地域文学

709 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诗学格局 / 李少群

叙述学诗学

719 本体性诗歌叙述与其诗学论说 / 孙基林

726 编后记

新宗教学

宗教哲学

宋仕勇，新宗教哲学独立学人。他探索在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上阐明宗教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与新的阐扬空间发展，这是对中国后宗教哲学作出认识论解读的重要视角。宋仕勇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与界域，阐扬宗教哲学的新方向、新方法、新认识。代表作：《方法与本质：佛法修证心要的心化研究》。

中国传统善学的生成机制研究

宋仕勇

一、善的认识是生成的过程

过程是一种终极，《大学》中说的“至善”是生成一切的存在本体和审定万事的终极观念，这种观念是一个自体生成、分化、展现的辩证体，它是在原有的认知结构已经储存在长时从环境中接受的感觉信息，即新的知识相互作用、主动选择信息和建构信息的意义中的生成过程。人的自本性同现象界同在生成的过程中，自然规律之生成符合心性规律之生成。事物的存在本质是在生成过程中，在不同“在”的生成的显现，未在的不可现在性，表明了过程生成的开创性。海德格尔提出生成的辩证功能：“此在”存在的“时间性”。我认为，就是以“先行于自身”相联系的“原始时间”为实在的生成性。这种生成性过程不属于存在者，而只属于存在的实在本身，即“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统一起来的现象。”生成过程并不是以瞬间存在形态的存在，而是以向着对立自身的未在，以过去的显现形式存在。因此，自我的自在与自身的自为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本质运动就是过程生成的“性态”，它包含：曾在、现在、未在的三位的统一体化。“时间性首先以将来方式而已在地唤醒当前，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曾在源自将来”，“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一切存在都在“共时性”地建立起曾在、现在、未在那种前后相生的过程关系，在时间性的观念生成中，观念主体在流变

中拥有恒在，最终实现了观念的生成。我们在观念生成中，观念生成在我们身上。

西方柏拉图的“至善”古典哲学探索的“善本体”与佛学的“善业”理论，儒家的“性善观”都是在不同认识与本体层面上的主旨。西方古典哲学探索的“善本体”是从本源上寻求“善”对派生观念的观照。而佛学的“身、口、意三种善（业）”包含了本体论，但是一种过程生成的本体论，一种心实体与虚体有觉、有智过程的变化或生成，即从人心发生的源头上生成善的存在，这个存在既是超越的心本体又是经验中的事本体。所以，善的心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在过程中表现出生成的关系。心不仅是主体运行着超越自身实有空间而趋向无限自我意识的过程，而且是按照自身规律发生变化于有指向的活动。生成性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身、口、意三种善（业）”论观包含了一种过程生成的本体论思维。整个善观的形成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心修活动而不断诞生与提升的过程，是人面对外界的心的生成过程。“两种最伟大的哲学观点：生成、发展；生命价值观（但首先必须克服德国悲观的可怜形式）——这两者被我们以决定性的方式糅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生成，在永恒地回归。”^①柏格森指出：“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存在就是变易；变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②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就是它尚不是的东西。”即意味过程的实在是存在的此在。因而，所有关于善的观念的此在正是在完整中的生成中，而不是已经完成。

儒家哲学以心（包括善）为性的观照与阐释：“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自然独立于心之外，人的心却以“万物”的外在为心，人又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其人的心的世界也包含了整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即高本质的“天德”心“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其心之谓与！”

(《孟子·告子上》) 所以“心无内外”、“心无限量”。足见，这种“天德”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与内心的必然生成过程，是一种“生意”的过程，“万物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二程遗书》卷十一。再如“心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又说：“心，生道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 即心中向善的恻隐过程也是在人的自然身体生成中产生的规律，而心对规律的意识也是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超越逻辑的超越意志的超越判断的。儒家哲学把心的功能联系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人与自然之所以统一，就是在生成中的统一的生成，这生成的本质包含了心的所有范围，也包括心所归向的善。“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 “所谓汝心，都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个性之生理，便谓之仁。”心的善观之生，就是自然在心中反映的自然规律与性质之生，显见，心的善观与自然现象界之生是统一的一个总体生成过程。

佛学论述修善之要在于：“善”只是自我主体意识在过程中渐渐“使之有”，从本源来讲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主体意识之意义上的善观念的“独立实有”。“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有与无对立而统一地成为非有独立实体非无独立实体的一种过程的联系(或关系)。因此，任何观念包括善观都“顺理为善，违理为恶。”(《大乘义章》卷十二论) “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成唯识论》卷五)。佛学“善业”理论认为“业力”由“前世”延伸至“现世”，并扩展至“来世”，便生成善恶果报的轮回：“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心之念恶，即行即施……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行即为……”从心为法的本真与根源来解释，心的行也是一种生成过程，但它发生在心灵的认知过

程和实践提升认知的双向关联中，它不是预成的超验本体，而是在具体的生命实践情境中不断生成的经验（认识）本体。因而，所存在的是“一切皆由修习善业福德而生，能生一切佛法义利”的过程本体，“一、无损恼心。二、无嗔恚心。三、无诤讼心。四、柔和质直心。五、得圣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众生心。七、身相端严，众共尊敬。八、以和忍故，速生梵世”（《佛说十善业道经》）。再如儒家以善的主体价值追求为轴心，并具体展开于“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经权”以及必然与自由等基本的价值生成关系，其逻辑生成的终点则是真善统一的理想之过程本体，即人的主体先验感知认知形式意义的价值实在“智者知己，应修善业”，其存在的本源回归与人的主体（生理基础的主体）。这种儒家价值体系本身，完成了一个主体意识演进的生成过程。事实上，儒家的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取向，既有其前后一贯的过程连续性，同时其侧重之点、具体内涵等，又不断在历史演进中有所转换和调整，而它在价值观上的思维定式也正是在以上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强化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善的认识论价值体系即展开于其观念演进的新过程之中（虽然儒家“善观”认为善的认识起源是人类的物本能在进化分化的过程生成中建构的心性，且天性地为生存而表现出来的趋群性为顺应生存条件需要，本质上是，为确保自身价值存在或利益存在的前提），我认为，善本体永远都表现出认识理性与身体构造本能相融合的、在过程中完成着的动态特质。就是说，善本体的“在”是有限的，但它生成的心象的“在”是无限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个生成的心象的无限之“在”，是“由心视象，由象生善”的认识主体是以心空间建构为无限之基础，而体现人性本体的形而上。“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中论》）。唯善是促进事物过程完成、生成并达到本然状态的

存在，它是人性内在本体作用于外在（主体）世界的一定的空间，体现了主体对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一种价值确立与建构基础上的心灵构架。善不仅可以与心的对应物象——情相复合，产生二重物象，而且可以二象并置，产生一种并置空间的善象、善境、善界的过程叠加，生成了善的空间特质，这种空间以一种图象系统直接作用于物的感知而表示转换的概念，“能善”让心界能够“在场”的善象本体表现为“所善”。如“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因此，善象的暂存领域，可以在正在进行中的心境能动地展开潜在价值领域的生成中，变换到另一个未知领域，而每一个价值变域的终止，又是另一个价值新变域的起始。中国孟子的先验性善论哲学最早探索“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尽心上》）的人性本体，表明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系统的人性哲学。善的使动主体与对象在善像阐释的空白领域，生成一种潜在交互的共同领域，这种共同领域是在双方再生成的交互表层递进到交互深层的递进互动过程中创造的。这种交互的递进在融合中发生，又在融合的深度中不断改变。如“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谓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觉、慧、不恶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觉、趣至涅槃”（《中阿含经》）“言十善者，则为一切众善根本”（《占察善恶业报经》）。古希腊哲学已探索到“善本体”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智者“善”的感觉论、苏格拉底“善”的知识论和柏拉图“善”的理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形而上之至善论和形而下之实践论。本质上是认识主体与对象存在的价值交互关系。

二、心象与现象的对立而统一

“善”思维的在，也是过程中本质直观思维运动的自为，如内省先天审善的在，就存在一个直觉感知直观与本质直观（观念直觉力）的过程生成关联。例如佛教理论认为“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善不善，身业语业意业所致。而心无色，不可见取，但是虚妄，诸法集起，毕竟无主，无我我所。虽各随业，所现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性如幻，智者知己，应修善业，以是所生蕴处界等，皆悉端正，见者无厌。”这种本质直观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直观的方式是在生成变易——一到多的变换（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变更法”），所以，本质直观变化的本质是矛盾的过程，其过程的本质在于持续的他在与此在的对立辩证运动。因此，善识层面上的审善之本质直观与感觉直观不是时间与空间上一维的、一次性的，而是诸多维度的变更系列的无限生成，从暂存到定存，又从定存到新的暂存这一矛盾。在方法论上，“前善心、后善心、变更心”的规定要素，本质上，是过程生成的善的价值本体的本质直观方法论。不过，这种方法论是实现了过程生成的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本质直观要素规定“变更”首先在实质上是无限的、趋于他在与自为的，这种变更的自由性，本质上是开放的无限过程性，或无限生成性。其次，“变项”也是过程生成，如文学想象创造的“变化的在”与“扩大的在”、“超越的在”之变项是无限的生成与有限的生成之关系运动。就是说，过程的自由也存在一个他物——自由自身包含的制约，否则，过程就是虚无而非存在；否则，过程就是先验的，而非实在本体。对善的价值生成过程的认识论是否需要“先验还原”，这本身就是“认识”，如现象学“纯粹意识”的“认识设置”也是一种认识前定的“存在设定”。例如，心灵再生成的现象界比自然现象界高，因为，心灵是自为的自由，而自然现象界是有限的不自由，尤其在身体感

知的范围。善是以现象界的不自由来表现心象界的自由，所以，善也就处于奔赴自由的途中。进而，善识是一种由现象界不自由到心象界自由的媒介或过程环节。但重要的是：心象界自由是一种超越感性的认知世界，它与有限自然现象界相分离，并且现象界只能为心象界而存在，因为，心象界是人参与现象界并超越现象界的尺度。

就是说，现象界的实在必须在心象界的实在中，才有可能超越现象界本身的有限（但也只是相对范畴的超越，因为，心象界的实在如若在艺术层面上，那只能是部分）。

善让心灵外化，外化又心灵化，心象超越现象，而现象又补充心象。

心象界没有时空维度的必然性，而现象界则有时空维度的有限性，所以，心象界是自在又自由，而现象界只自在不自由，二者矛盾地统一在过程中。从而，善力图把人从现象界的价值，借助认识的平衡作用，提升到心象界的无限自由。因为，心象界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战胜现象界的自在。心象与现象的对立而统一（存在于意识思维中，也存在现实关系中，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形成了审善的初步基质。进而言之，是感性与理性融合统一的基本层级。其善所施予的感性对象与理性观念之间的融合度越高，则善的利他特征越显著。但善性表现的生成过程，与理性认识的生成过程是同步一致的互动过程。固之，善性形成的缺失必然起因于理性内容的缺失，也就是说，现象界的弱化是起因于心象界的弱化，为此证明，心象界是因为人的理性介入了其中，介入了对现象界的原则与标准。故此，审善起源于人的理性介入。

这种善与对象的内在统一表现为差异的内在关联即过程关联，因为，一个统一体中的对立面是相差异的，因而是过程的。正如，心灵的自由可以超越客观界自然的不自由。心灵的善识可

以独立自为地去达到自由，因为，心灵是人在有限存在的（客观界）有限感性现实中提升而超越到自身以外的。进而，有限现实与无限自由心灵的统一就是善识发生的过程，善是使现象界价值具有更自由的并由心灵提升的实在。正如历史不是直接的客观存在，而是客观存在的心灵性的显现（与科林伍德观念近似）。然而，善的显现实质是借助善的主体本身行为与心灵而导向到善本身以外，即从本身到本身以外之过程生成。

三、善观内在结构

人们的心灵中善的生成是一种过程自由的自为。人的心灵在有限的自然实在中，可以成为无限的自由的自为非实在。心灵与实在世界相通，也与非实在世界相通。“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其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对心的过程性的界定。因为，过程以“否定的联系”而包含着有机整体和“主体间性”的当代哲学内涵，从这样一种构造的过程结构为基点，可以引申出过程是超出与否定自身的范围而指向一个异于自身的存在。“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气禀之所以有偏有全，则与人生之时的自然条件有关。常人只能禀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偏，而圣人则“阴阳合德，五行全备”（《朱子语类》卷四）。儒家性善论将善的心性的生成，与自然天地万物自由的自为，同视为在生成的过程中实现未完成的实在，即自然之性与心质之性的关联构成一个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的过程以“否定的联系”这样一种本体构造，对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有所解构。过程之所以要指向一个异于自身的存在，原因在于它自身的存在就是依存于异于

自身的存在。因此，过程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联系，是一种永远超出自身因而无法与自身同一的自否悖论式的存在。所谓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否定。因此，自为的存在就是过程的否定联系的实在。而人是自身造就自身内在意识过程的外在过程存在。

在本体论的层次上，过程存在就是自为存在的自由，自为存在的自由与一切事物发生联系而又保持自身于事物的多样复杂之中，只有在过程充分发展的运动中，自为的自由是永远可以凭借不断延续的过程超越当下给定的过程存在，自为本身就是作为过程通过存在的否定的联系化而存在的。过程是自身造就自身的否定的自由存在。存在，对于过程来说，就是把它所是的自在否定化。在这种前提下，自由和这种否定化是一回事。作为过程的存在的基本规定的自为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自由本体论。本体论意义上的过程，从根本上就是自由的，自由就是过程否定化的存在本身。

在过程存在的哲学思想之中，过程否定化与自由的本体论构成了一切存在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包括人类特有的崇善与善行活动行为与处境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我认为：崇善在其本质上是与人的认知自由过程的本体论结构相关联的。正是存在的过程化开放存在的自由，善心的无限生成才得以成为可能。从某种层面上说，善引导人们向作为善的可能性条件的心世界的过程化前进。

值得认知的是，在过程善学本体论探讨当中，善并不是心的对象，而是心自身的过程自由，是它自身的自为。就是说，过程自由的存在就是善的存在。不仅如此，善的心还通过其本质性的否定化辩证关系，实现了作为善的本体论依据的过程与自由。我认为，善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人类特有的认知自身造就自身的过程的揭示行为。一方面，善是对客体世界的揭示，是对存在的整